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 ——现象学史前史札记

靳希平 吴增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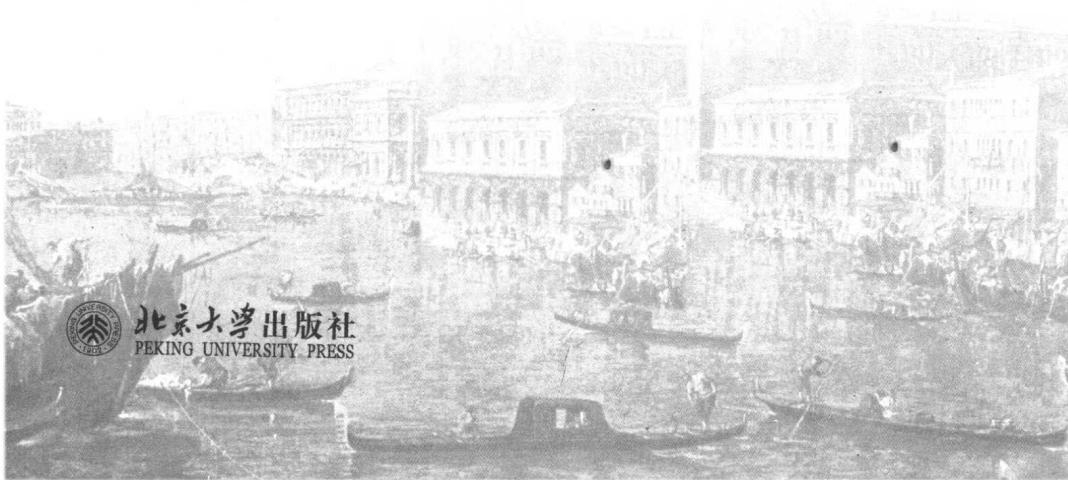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

——现象学史前史札记

靳希平 吴增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靳希平,吴增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ISBN 7-301- 07750-5

I. 十… II. ①靳…②吴… III. 近代哲学-研究-德国-19世纪 IV. I51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066 号

书 名: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

著作责任者: 靳希平 吴增定 著

责任编辑: 王立刚 贾红雨

标准书号: ISBN 7-301- 07750-5/B · 028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7.25 印张 45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前　　言

1996年3月到1997年8月在德国Wuppertal大学访问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翻译《海德格尔传》,大部分时间泡在大学图书馆。每当海德格尔把我搞烦了,或者搞累了的时候,就去翻阅大学采购到的旧书,做一些笔记,以便为教研室合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第三卷德国部分的写作做些准备。后来,总觉得这些笔记对我理解现象学有些帮助,恰逢北京大学成立了德国研究小组,策划出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小组领导谷裕教授交给我编写一本书的任务,同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功,第一批科研项目包括现象学运动的研究,于是就利用2001年7月到9月再次去Wuppertal大学的机会,把笔记整理了一下,校订了引文和出处,分成章节,做成了本书的样子。由于时间短促,未能将全部笔记整理出来;还有许多材料,随手记下,并未经意,事后核查出处,十分困难。所以,许多重要哲学家,如新康德主义中的有些思想家的介绍,只好暂缺。请吴增定增写的尼采一章总算对这一缺憾有所补救。

1988年曾为涂纪亮先生主编的《欧洲大陆现代哲学》一书写过“现象学运动”一章,但因该书找不到出版者,10年后,1999年原稿退回。现在略加补充,一并放在书后,充为“附录”。尽管原稿好多地方已显陈旧,但是敝帚自珍,呈给同道,以求得大家的批评。

下面来扯几句现象学。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同他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奠基工作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一种极为专业化的认识论哲学,以致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的著作十分艰深繁复;原著翻译为中文更加佶屈聱牙,即使像倪梁康先生这样的专家的手笔也难完全克服这类困难。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总给人留下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印象。

其实就其精神而言,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十分开放、十分平易近人的。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现象学要求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将这个原则推到极致,使它成为一种“置一切其他原则于不顾”的惟一原则、最高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说,现象学就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极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象学的精神就是一种绝对实事求是的精神。它要求把“实事求是”作为方法论,作为研究工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加以贯彻。

现象学主张的“实事求是”精神,用现象学的术语说就是“回到事物本身”,或者“面向事情本身”,也就是说,不要理会什么学什么论,也不要管什么主义什么方法,什么原则什么立场,只相信你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东西。这里讲的“看”当然不只是用肉眼去看,而是用肉眼和心灵的眼睛、用感性的眼睛和智慧的眼睛去看。这里的“看”也就是哲学中常讲的直观。所以,现象学要求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直观:在尽量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去描述你“看到”、你经历到的内容以及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存在方式,它们的形成过程,它们现实进程,等等。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不加删节、剪裁,尽量不走样地、详尽地描述出来,呈现给你的同事和朋友。

现象学的这种要求,导致哲学的工作风格发生了根本转变:哲学工作不再去追求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强调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其实这也是马克思的工作风格。马克思像胡塞尔一样,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自己哲学体系的书,而是致力于用他的原则分析具体问题。尽管马克思有《资本论》的系统构想,但他常常沉溺于具体的研究而将体系的完成置之不顾。所以马克思留给后人的《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胡塞

尔的《大观念》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一部系统的成体系的著作。由此可见，现象学所提倡的这种哲学工作作风并非现象学所独有。它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提倡恢复这种风格的特楞德伦堡和布伦塔诺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们分别是现象学的先驱和胡塞尔的老师。现象学运动中的佼佼者海德格尔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本与日俱增的今天，我希望年轻的哲学同好们能通过这些著作学到这种工作作风，去做具体的研究，那么，中国有独创性的现代哲学家的出现，就指日可待了。为了企盼这一天到来，我愿意极力多做介绍工作。

这本札记所涉及的哲学家不一定全同现象学直接有关，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他们对了解现象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了解现象学的特征均有帮助，所以都堆砌在里面，供读者自己拣选。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资助，特致谢忱。

目 录

前 言	(1)
历史综述	(1)

第一编 黑格尔时代的反思辨思潮

第一章 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洪堡	(13)
第一节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17)
第二节 人文主义教育哲学	(23)
第三节 哲学的人类学化	(28)
第四节 历史哲学	(32)
第五节 语言哲学	(39)
第二章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方法论	(64)
第一节 理性神学	(65)
第二节 语言解释学	(66)
第三节 理解的艺术	(72)
第四节 狄尔泰对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总结	(74)
第三章 被遗忘的现象学先驱:弗雷思	(78)
第一节 科学哲学的先驱	(79)
第二节 德意志民主运动的牺牲者	(81)
第三节 精神病学与哲学结合的先驱	(86)
第四节 对康德哲学的改造	(89)
第五节 弗雷思并非心理主义者	(91)
第六节 思维过程与思想对象的区分	(94)
第四章 贝内克和布尔察诺	(97)
第一节 贝内克:哲学心理主义	(97)

第二节 分析哲学的先驱布尔察诺：
表象自身、句子自身 (106)

第二编 黑格尔之后到普法战争之前
(1831—1870) 的德国哲学

第五章 特楞德伦堡	(115)
第一节 用具体研究取代哲学体系	(116)
第二节 用直接性取代玄想思辨	(118)
第三节 特楞德伦堡与费舍关于康德 哲学的争论	(119)
第六章 科学唯物论	(121)
第一节 福格特	(121)
第二节 摩莱萧特	(125)
第三节 路德维希·毕希纳	(127)
第四节 施蒂纳的唯物主义	(130)
第七章 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135)
第一节 戏剧性的生平	(135)
第二节 作为表象的世界	(140)
第三节 世界的本质是意志	(155)
第四节 静观美学	(158)
第五节 厌世主义伦理学	(174)
第六节 叔本华哲学的局限性	(180)
第八章 基尔凯郭尔(齐克果)	(185)
第一节 生平	(185)
第二节 《非此即彼》	(190)
第三节 信仰与道德	(197)
第四节 生活的重复性	(201)
第五节 畏惧	(203)
第六节 必然与人生	(208)
第七节 主体性：生成中的生存、激情、感性	(210)

第八节 “为人”就是“走向死亡之病”	(213)
第九章 现象学先驱:洛采	(215)

第三编 普法战争之后的德国哲学

第十章 新康德主义的诞生	(223)
第一节 背景	(223)
第二节 赫尔姆霍尔茨	(228)
第三节 爱德华·冯·哈特曼	(231)
第四节 鲁尔道夫·奥伊肯和朗格	(234)
第十一章 “新康德主义”的鼎盛时期	(238)
第一节 赫尔曼·柯亨	(238)
第二节 保罗·那托普	(244)
第三节 文德尔班	(249)
第四节 李凯尔特	(252)
第五节 腊斯克	(256)
第十二章 与新康德主义同期的科学主义	(259)
第一节 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	(259)
第二节 德国实证主义者腊斯	(260)
第三节 阿芬那留斯	(262) 3
第四节 马赫	(264)
第五节 德国的实用主义:法伊英格尔	(267)
第六节 科学主义实在论	(269)
第七节 欧根·杜林	(273)
第十三章 唯科学主义的反对者	(275)
第一节 布伦塔诺	(275)
第二节 布伦塔诺的学生们	(281)
第三节 齐美尔的社会哲学	(288)
附记 1: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社会学	(292)
附记 2: 特洛尔奇的宗教学研究	(299)

第十四章 历史——生命哲学家狄尔泰	(304)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304)
第二节 历史理性批判	(311)
第三节 人文科学的客观性	(314)
第四节 心理描述	(317)
第五节 解释理论	(320)
第六节 生活	(322)
第七节 自然科学观	(327)
第八节 胡塞尔影响下的最后工作	(329)
第九节 海德格尔眼中的狄尔泰	(332)
第十五章 “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家尼采	(337)
第一节 尼采诸形象钩稽	(337)
第二节 尼采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展开	(351)
第三节 尼采早期的哲学：真理与谎言	(372)
第四节 超人、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	(386)
第五节 尼采的未来哲学	(438)
第六节 尼采的影响	(476)
附录一 现象学运动的发展	(491)
第一节 现象学的起源及其在德国的发展	(491)
第二节 法国现象学	(493)
第三节 美国现象学	(497)
第四节 胡塞尔档案馆和德国现象学的复兴	(500)
第五节 现象学在中国	(504)
附录二 现象学对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影响	(513)
第一节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和 继承	(513)
第二节 萨特哲学中的现象学	(522)
第三节 当代分析哲学对现象学的研究	(527)
第四节 现象学与人工智能研究	(533)
跋	(540)

历史综述

18世纪末到19世纪是德国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变动最大的时期：

从国家的组织形式上看，直到十七八世纪，德国仍然是诸侯割据、四分五裂，在这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省份那么大的土地上，独立小王国有三百多个，独立的骑士领地居然有一千多处！用我们中国人的地理尺度去衡量，差不多一个乡、一个镇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到了19世纪初，它们逐渐合并为三十个政治实体，最后通过普鲁士的铁腕政策，成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国家政体也由18世纪代表容克封建主利益的君主制开始向民主制度转化。

从经济上看，此前，德国98%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属于典型的西欧封建农业国家；到了19世纪，它渐渐走上强大工业国的道路。

在思想上，德国的18世纪仍然是基督教的世纪：在人民和知识分子中，基督教神圣崇拜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之交，风气骤变。强调个人思想自由的气氛四处蔓延；我们今天称之为“19世纪的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哲学就是这个转型过程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反映：这些哲学家试图用理性构建的思想体系，去取代对思想实施统治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进而为人们用理性去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创造新的世界提供理论根据。

人们常说，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德国是纯思想的国度，因为在这个时代，文学上出了歌德、席勒，哲学上诞生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音乐上有贝多芬。他们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星。可是要看一下这时候一流科学家的名单，你就会发

现，其中德国人的名字如凤毛麟角。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人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即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之上加上了新毕达格拉斯-柏拉图主义：他们认为，数学展示的几何、数的关系才是世界的真正本质；只有把握了构成世界的数学结构，才算认识了世界本身。直至今天，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仍然是以这种数学存在论哲学为前提的。在这种数学形而上学的指导下，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运用实验方法，谦虚耐心地研究着大自然本身，一步步地揭示着只靠人的自然感官无力窥测到的自然秘密。然而在德国大学里，教授们却雄心勃勃地构建着准宗教的、包容天地万物、理应指导宇宙万物运动和生活世界活动的庞大哲学体系。这些德国的自然科学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们如何从哲学的体系中推导出惊人的结论，或者，他们如何把各门科学综合、系统化为体系。也就是说，19世纪前30年，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绝对统治时期。

此时法国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开始在欧洲流行，渐渐成为显学，但是它们在德国找不到立足之地。为什么？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正热衷于思想中的革命。在这之前，“原罪意识”、“人生自卑自贱感”、“对现世界的否定”等基督教基本教条构成了德国人的世界观。而德国的古典唯心论像一把利剑，斩断了束缚在德国人精神上的种种基督教基本教条，即宗教的意识形态枷锁。德国唯心主义试图把人类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理性化，使之成为哲学意识形态的财富。这时的哲学家们雄心勃勃、气吞山河。他们立志要把握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形而上学意义，用理性的工作成果代替宗教，这是德国唯心论哲学家共同的理想。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德国大学里，哲学雄踞第一，有霸主之尊。

当时的哲学界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由于历史、政治和哲学本身的原因，整个19世纪前三十几年的德国哲学完全处在古典唯心主义的绝对控制之下。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思

想家的研究工作,或者直接受到压制禁止(弗雷斯、贝内克),或者受到哲学界的冷遇(赫尔巴特、叔本华、布尔察诺),被淹没在唯心论的热潮之中。只是在唯心主义热浪平息消退之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才重新受到重视,并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特别是现象学的先驱和思想来源。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编中介绍这些被唯心论热潮淹没的思想家的思想。

1831年11月黑格尔逝世,1832年3月歌德逝世。这两位德国文化巨星的陨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期,德国周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在这种刺激下,自然科学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工业技术——发展迅速。刚刚从神圣崇拜下解脱出来的德国人的理性精神,在这种新形势的促使下,不得不走出准神学的思辨奥堂;德国教授们不得不放弃从基督教那里继承下来的野心,不再去梦想重构全部宇宙的规律,而是学着英国人的样子,开始老老实实地、谦虚认真地去研究自然界这个最大的现实本身。

人类理性面对的现实有两大类:政治现实和大自然。第一类现实在当时的德国,是有待改革的社会政治现状。19世纪初的德国,社会的政治动荡此起彼伏,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内在的思辨的革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3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思想内部的思辨的革命。他们要把思想变为现实,把反映现实的批判性的哲学变成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这就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批判宗教哲学。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自由理性面对的第二个现实是从神创说和思辨中解脱出来的赤裸裸的大自然。德国人在对它的研究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大军。

1826年在法国工作的化学家利毕希(Liebig)回到德国,在基森大学建了德国第一个化学实验室;鹤立鸡群的德国天才、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除了他天才的数学成果之外,在天

文学、大地测量学上也做出了一系列贡献,不仅如此,他还于1833年发明了有线电报,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第一条有线电报线等等。他在科学上的一系列创造性工作,使他在国际科学界名声斐然。高斯利用自己的声誉和权威在德国极力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在他的影响下,一代德国精英献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以柏林大学的发展为例:19世纪初,在人们构建哲学体系的同时,有识之士也看到,要想改变德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展科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发展大学的教育,建立新的大学。于是威廉·洪堡在哲学家费希特、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的支持下,克服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阻力,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1810年,恰值拿破仑战争期间,洪堡主持建立了柏林大学。^①但初建的柏林大学和传统大学一样,教学和科研的重点仍然是哲学、古典文献学和神学。大学校长是费希特。十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20年,柏林大学才渐渐有了自然科学系科。而物理系始建于1834年,第一任物理教授是亨利希·古斯塔夫·马格努斯(1802—1870)。他的兴趣不仅是物理学(弹道学),还包括生理学。但是,他只是一名副教授,1845年才当上正教授。1860年柏林大学才有了供学生做实验用的实验室。1871年赫尔姆霍茨(1821—1894)

⁴接任大学物理系教授职位,在他力争下,柏林大学才开始建立物理研究所。也就是说,今日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研究阵地柏林大学,在黑格尔死后刚开始建立了自然科学系,^②此时德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走出思辨,转向事实。我们前面指出,此前德国人在自然科学上鲜有建树,可是到了3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统计,从1820年到1919年,在医学上,德国人的发明占发明总数的40%;在有创建的生理学论

^① 1811年建立了布雷斯劳大学,1818年在波恩又建立了两座新大学。

^② 参见 D. Nachmansohn 和 R. Schmid: "Die grosse Äere d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1900 bis 1933"。

文中,德国人的论文占 65%;从 1821—1900 年,在物理学(包括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方面,德国人的发明超过英法两国科学家发明的总和。^①

科学分工越来越细,它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研究自然现象的有物理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有社会学,研究人的灵魂(心理现象)的有心理学,研究天体宇宙运行的有天文学,……几乎生活现实的每一种现象都有一门学科与之对应。正是在这个转到面向事实过程中,哲学开始“失宠”。正如于伯韦格哲学史第 12 版第四卷作者厄斯特莱希(Konstantin Oesterreich)所说,“哲学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统治性影响。实证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哲学的生存权力同哲学发生了争论。知识的所有对象都被分配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供哲学作为研究对象。”^②这里描述的就是黑格尔死后,在德国发生的哲学危机。在哲学危难之际,一些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试图挽救哲学。这种挽救工作又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他们中一部分人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成果来改造哲学。其代表人物有摩莱萧特(Molschott)、毕希纳(Buechner)、福格特(Vogt)、冯特(Wundt)、玛雅尔(Meyer)、燕施(Jensch)。甚至现象学的直接先驱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也属于这一倾向。反对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另外一派代表的有魏塞(Weisse)、费希纳(Fichner)和洛采(Lotze)等。其中洛采则是后来现象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关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我们在本书第二编加以评介。

1848 年之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唯物论,左派青年黑格尔主义,毕希纳、贝内克的科学唯

^① 参见 J. Ben-David,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Jersey 1971. pp. 188, 189, 192. 转引自《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中,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1 页。

^② 见 Ueberweg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ierter Teil, 1916, s. 2.

物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想,共同创造了个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理论气氛。以马克思、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家化腐朽为神奇,他们把作为“普鲁士反动派的哲学”的黑格尔思想倒转过来,使之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保守势力掌权,开始思想政治的全面复辟。他们的专制措施之一,就是压制哲学的发展,因为,1848年革命时期,思辨哲学与革命有瓜葛!在群众中,费尔巴哈的社会主义也不再受欢迎。人们情绪悲观,对人类发展前景失去信心,纷纷求助于叔本华提倡的悲观主义——意志主义的出世哲学。人们从简单的“实践论”出发,认为革命实践的失败,似乎证明了理论哲学、革命哲学、唯物主义的失败,证明哲学的无能。年轻的学生们不再对伟大的哲学感兴趣,他们的兴趣更加专注于适合当时国家民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实用学科上去。

革命前以及在大革命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哲学家几乎都不是大学的教授;尽管如此,在大学里,仍有不少真正有创造精神的哲学人才任教。革命失败以后,当时的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出版的管制,使哲学无法参与当时的政治。马克思也不得不去英国研究经济学。哲学家又回到了书斋。哲学家中有谁触及政治社会问题,不仅有打破饭碗的可能,而且有性命之忧。⁶哲学在公众中威信扫地。有文化的人都纷纷阅读叔本华。只有科学认识论才无嫌疑!只有这类哲学家才能得到教授位置。^①过去哲学同政治关系密切,如今哲学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学科化!早在1847年,《哲学与哲学批判杂志》的编者海尔曼·乌尔里希斯(Hermann Ulriß)就曾呼吁“在真、善和法权法庭上,坐在法官席上的不再是从事研究、从事认知的精神,而是意志。它提出建议,提出问题,接受回答,给每一位指出一个位子”,“我们要权力,我们不要再听你们的反驳。如果党派不是用言词,而是由心声相互呼唤的话,各个方面都

^① Klaus Christian Koe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s. 112.

呼唤：科学！科学！”^①拒斥哲学，走向科学，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思想界的基本倾向。这种政治环境的产物就是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是从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尔茨开始，绝非偶然。将科学重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是哲学的出路。第一个出来做这一工作的是 19 世纪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赫尔姆霍尔茨。新康德主义研究专家 Koehnke 引用黎耳的话说，赫尔姆霍尔茨的工作将人们带到“科学哲学的时代”。

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都是新康德主义者。政治环境有利于新康德主义的传播。尽管如此，早期新康德主义者鲜有教授职位，^②只有身为物理学家的新康德主义者有教授身份，但他们也不是哲学教授，而是物理学教授。著名哲学家 Carl Prantl, Rudolf Haym, Kuno Fischer, Friedrich Ueberweg, Friedrich Albert Lang, Juergen Bona Meyer 都因为有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在谋求大学职位时遇到困难。他们或者根本拿不到大学教职学位，或者是当上教授后不久便又被剥夺大学教职，或者长期被驱除普鲁士领土之外。^③ 第一代新康德主义者从获得教职学位后到当上教授，平均用了 14 年时间。到了

① 转引自 Klaus Christian Koe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ss. 110 – 111.

② 西方文化进入近代以来，精神领袖都不在大学工作，都不是教授。经验论的培根、洛克、休谟；唯理论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法国唯物论者狄德罗、达兰贝尔以及卢梭等，都不是大学教授。据说，有人请莱布尼茨去 Altdorf 当教授，他拒绝说，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到黑格尔时期情况才有变化。但像黑格尔这样有影响的教授，后来也绝迹了。此后哲学家大都是从大学中培养出来的。特楞德伦堡是大学教授 Karl Reinhold 的学生，他自己在大学里培养了大批学生，最知名的有布伦塔诺、狄尔泰、哲学史家 Ueberweg、新康德主义者柯亨、实证主义者 Lasa、第一位新康德主义者 Juergen Bona Meyer。他们后来也都成了大学里的教授。

③ 参见 Klaus Christian Koe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s. 149.